

仙岩：菅粽飘香村庄

□林耀琳

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端午将至，坂中畲族乡仙岩村畲族人家家家户户准备菅叶、糯米做菅粽，畲寨处处弥漫粽叶的草木香气。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又名端阳节、重午节、粽子节等，是畲族仅次于春节的重大节日。畲族粽子，不像汉族用竹笋壳裹成三角锥形的小粽子，而是用菅草的叶子包成形似枕头状，再用龙草捆扎五节，长约20厘米，形似枕头，又称“枕头粽”。

仲夏时节，也是山野里的菅草生长最旺盛的时期。畲家人擅长就地取材：采集菅叶烫软、砍来野生黄碱柴烧灰淋碱，再提前将本地糯米浸泡好，这样做出来的菅粽芳香绵柔，香气扑鼻。

走进仙岩村民钟华英的家，只见她正准备菅草叶和糯米，裹粽前，需将糯米浸泡天然碱水中。“菅叶要经过沸汤烫软。包的时候，拿两片对折成槽形，再拿一片披在槽底，然后舀碱水泡过的糯米放在叶槽中。”钟华英介绍。糯米填至几份合适，在畲家人心中，用量有熟稔的标准。

装满一捏拳粗，20厘米长的时候，把披底的一片菅叶折过来，再将那折槽的剩余菅叶折过去裹包糯米；接着将粽缚作五节。一眨眼工

夫，一条散发淡淡箬叶和稻草清香的粽子便水灵灵呈现在眼前。“放到铁锅里柴火慢煮10余小时，煮到菅叶的香气尽数渗进米里，中间火不能停，一停，粽子就再也无法煮熟了。”钟华英说。

轻轻剥开一个菅粽，淡黄色的糯米颗粒分明，咬一口软糯不粘牙，草木的清香混着糯米的甜在口腔散开，若是咬到裹在中间的花生或红豆，又是另一层鲜香味美。在中医里，糯米味甘、性温，入脾、胃、肺经，用天然黄碱做出的粽子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儿子在福州工作，每年端午的时候，钟华英总要寄上一些粽子和红糖给他。红糖蘸粽，是刻在每个畲族人骨血里的乡愁味道。

与汉族不同，每年端午，畲家人有隆重的祭祖仪式。午时，畲家人摆上菅粽、酒、肉等供品，点香插烛，求先祖照顾家门吉庆，全家安康。祭祀祖宗后，是最热闹愉快的时候，丰盛的饭菜摆满一桌，阖家团聚，围坐桌旁，吃端午饭，共享天伦之乐。除了祭祀祖先，畲家人还用菅粽馈赠亲友、乡邻。按照畲家的习俗，新婚夫妇结婚后第一年，女方娘家要在端午节前给男方家送“头年粽”，寓意“心如糯米，越粘越紧。情如粽叶，越煮越香”。五个一串寓意“五谷丰登”、十个一串寓意“十全十美”等。菅粽

形如竹节，节节相扣。五节对应“五福临门”“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

福安是全国畲族人口最多的县(市)，有畲族人口7.67万，自称“山哈”的他们，把根深深扎进了闽东的青山绿水间。位于仙岫山麓的仙岩村，全村千余人，清一色的钟、雷两姓畲民，保留着完整的畲族习俗：开口能唱山哈调，逢年过节做乌米饭、菅粽和糍粑，婚嫁遵循古礼，祭祖恪守传统，畲族非遗文化刻进了日常的生活，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走进这里，就像推开了一扇观察福建畲族社会最鲜活的窗。

青山环抱的畲村，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值得骄傲的过往。时间拨回七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平等的春风吹进了仙岫山。1952年夏天，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工作队踏着山路走进仙岭洋(仙岩的旧称)，调查畲族村寨的历史、人口、风俗，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关于畲族村落的省级官方调查报告，为后来的民族政策落地埋下了种子。同年九月，仙岩村民雷霖其，走出仙岫山，成为福建省第一位到北京参加国庆大典的畲族代表。1953年，“畲族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仙岩挂牌成立，这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福建省的第一次尝试。

教育是畲族走出大山的希望。早在1952年，仙岩就办起了民族小学；1985年，经福建省教育厅正式批准，仙岩小学升格更名为福安县民族实验小学，成为全省第一所县属民族实验小学，最高峰时，接收畲汉学生500多人，为新一代畲族孩子打开了“走出大山”的通道，被《人民日报》

赞为“畲山教育明珠”。

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是和灾难、疫病博弈的历史。古籍载：“五月，芒种节后，阳气始亏，阴慝将萌，暖气始盛，虫蠹并生。”仲夏时节，天气闷热潮湿，邪佞当道，五毒并出。所以人们称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畲族聚居地多属山区，常年多雨潮湿，特殊的气候环境易滋生疫病、侵扰人们健康。畲家人利用山间丰富的草药资源发展出了分科完整的畲族医药文化体系，其中，常用的草药就有400多种。端午节来临，和汉族一样，畲族家家户户门前插艾草、菖蒲，以传统习俗驱邪避秽，将雄黄酒和酒水，洒于门槛墙角驱赶毒虫、防范疫病，守护平安。

仙岫山一带山林茂密，野生车前草、山苍子、南天竹、菖蒲等药材散落林间，是一座天然的植物宝库。人们辛勤耕耘，世代经营土地，发展畲医药种植业。仙岩、彭家洋等村落，连片种植乌稔树、大青叶、牛奶根等药材350余亩，成为全市最大的畲药种植基地。畲汉群众同心携手，传承传统医药文化，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不断增进民族情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古老畲药焕发新生机。

从七十多年前的民族政策试点，再到如今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的鲜活实践，人们用勤劳与智慧，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点点写进了仙岫山的土地。风从仙岫山吹来，带着菅叶的香，也带着草药的清润，畲家山寨，正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走出一条更鲜活、更有生机的新路子，让古老的畲药，成为撬动共同富裕的“绿色密码”。



从去年城山村修路开始，有一年多没有到灵岩寺来过。这次冒着绵绵小雨上山，心里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期待，只是觉得久了未见，该来看看。

山间的雨下得细密，不像下，倒是织。远远近近的树木都笼在一层薄薄的水汽里，灵岩山本来就不高，此刻却显出几分幽邃的意思来。“山以寺显灵，寺以山藏幽，故山号‘灵山’，谷名‘灵谷’。”此刻看来，山与寺确是相须而成的。

一

进了山门，我先在大殿外的石碑前站住。脑子里翻出来的，却是清光绪《福安县志》里陈从潮的《重修灵岩寺记》。“当日山居之时，曾闻龙吟而后第。”我笑了笑。又想起后面那段：“唐自先生归里，天下已乱……先生所能成就，不能如颜常山、颜平原之忠烈。”心里忽然生出许多感慨来。薛令之见机而退，保全了清名，说起来容易，可世间多少人放不下那点功名利禄呢？

我正看得出神，一个小沙弥不知何时走到我身边，合掌道：“师父请你到茶房奉茶。”

顿瑜师傅还是一样的清瘦，坐在茶房里，说话却井井有条。茶是新茶，带着山间的清气。我们就从石碑上的文字聊起，我说碑上说有六百多僧人怕是有些夸大，顿瑜笑了起来，说：“古人行文，有时也取其势，不必太过拘泥。”

聊着聊着，就提到了薛令之。我说听说薛令之出生在廉村，但打小就住在灵谷草堂这一带的山上。顿瑜点点头，说：

“灵谷草堂就在这灵岩山上，不远处原有个小村子，令之先生当年就是在这里读书的。”

我没想到顿瑜对薛令之的作品这样熟悉，说到《草堂吟》，他几乎能整段背出来：“草堂栖在灵山谷，勤苦诗书向灯烛。柴门半掩寂无人，惟有白云相伴宿。春日溪头垂钓归，花笑莺啼芳草绿……”

他背到这里，忽然停下来，指了指墙上的古琴，说：“令之先生不但能诗，还善琴。”携琴独理仙家曲，曲中哀怨谁知妙。他是真读书人，也是真懂琴人。”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墙上挂着三张古琴，漆面斑驳，看得出是旧物。顿瑜说，他打算在规划中专门建一个灵谷琴社，立“灵谷琴派”，以琴载道。我笑问他会不会弹，他谦虚地说会一点，这“携琴独理仙家曲”的意境，总要有人传下去才好。

聊起薛令之的不得志，顿瑜却看得淡。他说：“自古侯未遇时，萧条长闭山中户。令之先生在山中读书时，谁能想到他日后能成为太子老师？可就算成了太子老师，他最后还是回来了。人生在世，得意失意，都是过眼云烟。倒是这灵谷草堂，千年之后还有人记得。”

我忽然觉得顿瑜说这话时，不像是说古人，倒像是在说他自己。

二

我们聊起福安方言，以及福安方言的几本字典。

顿瑜看我对本地文化有兴趣，起身回里屋翻出一本书来。书已经很旧了，磨损得很严重，整个扉页都脱落了。我接过来一看，是繁体版《简易识字七音字

汇》，每一页的文字下面都用小字作了注释，看得出原来主人对这书很宝贝，而且研学得极认真。

他随手翻开一页，指着上面的字，一字一顿地将七个音读给我听。山里的雨声细密，他的声音不大，却有板有眼。我忽然想起薛令之那句“子期能识官商调”，顿瑜对这几个音调的熟稔，怕也是下了不少的工夫。

我翻了下，认出是郑宜光先生所编，郑宜光是甘棠人，天主教神学院的中文教师。这本《简易

雨中访灵岩

□郑健雄

识字七音字汇》，与十八世纪中期至末期先后出现的《安腔八音》等福安话韵书一脉相承，都是福安方言重要的记录。

福安方言语义和语法中更留存着古汉语文言文的余韵，保留了古汉语七个声调，刚劲有力，被学界视为研究古汉语的活化石。而像这样的方言字典，在全国也属少见，是福安方言难得一见的本土著作。

我问他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他说是别人送的，知道他在研究本地文化。“这东西留在我这里，比放在别处有用。”

他说得很平淡，我听着却有几分感动。

三

聊着聊着，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张寺庙建设效果图，规模很大，建筑层层叠叠。我随口问了一句：“寺庙什么时候可以建完？”

顿瑜认真地想了想，说：“大约要三十多年。”

我吃了一惊。三十年，那是半辈子的事了。我又看看现在寺庙的样子，不过寥寥数座殿宇，与效果图上的规模确实差得很远。

“为什么这么久？”我问。

“急不得。”顿瑜说，“令之先生在灵谷草堂读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吧。从读书到进里士，又到当了太子老师，最后再回来，前后也不过数十年。修一座寺庙，三十年算什么呢？”

顿瑜给我看了刚拟定的《灵岩寺灵谷草堂整体规划文本》。文本写得很详细，从规划缘起、宗趣到空间布局、营建旨要，一应俱全。我注意到他给园子取名“慕虚园”，又名“苜蓿园”。“苜蓿？”我觉得这名字有意思。

顿瑜笑了：“令之先生有首诗，《自悼》，里面说‘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苜蓿是清贫的东西，先生以苜蓿自况，我们就以苜蓿名园，一则是纪念，二则是警醒自己。”

我翻看着规划文本，看到里面说整个园区沿中轴线次第展开，有垂钧台、朝日堂、花笑堂、明月楼、灵谷琴社、施林、未遇楼、灵谷草堂、白云居……每一个名字都从《草堂吟》里化出来，又都合着禅意。

“垂钧台，”顿瑜指着规划图上的一个位置，“取‘春日溪头垂钓归’诗意，也合太公垂钓的典故，喻修身待时、淡泊明志。”

“明月楼是全园核心，志薛令之‘明月先生’之号，显其澄明高洁之风骨。”顿瑜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说，“这园子不大，只有五

亩，但我想把令之先生的精神都装进去。你看法华经里说权实二门，山谷中心是实门，是正法修行主院；这草堂片区是权门，是方便接引。权实相济，文道并重，入权门而能归实门，这才是本意。”

四

灵谷草堂的设计让我印象深刻，看到堂中不设造像，只悬一轮铜镜，镜旁刻《心经》。顿瑜说：“人人有座灵山塔，好在灵山塔下修。设个肖像让人拜，不如悬一面镜子让人照。照见自己，也就照见本心了。”

我合上文本，忽然想起陈从潮的话：“余既慕先生之德，而吊其草堂遗迹，每低徊留之不能去云。”此刻我坐在灵岩寺的茶房里，窗外是绵绵小雨，茶是顿瑜泡的新茶，我忽然也生出几分低徊留之不能去的意思来。

顿瑜送我到门口。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他站在雨里，清瘦的身影在山色中显得有些孤独，但又很笃定。

“三十多年。”我说，“这个园子建起来，怕是要到下一辈人了。”顿瑜笑了笑：“令之先生的草堂，千年之后还有人记得。三十多年，算什么长呢？”

我下山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灵岩寺隐在雨雾里，看不真切，但我知道它在，顿瑜也在，那面铜镜也一定会在。还有那些苜蓿，春天里应该已经也绿了吧。

薛令之说：“男儿立志须稽古，莫厌灯前读书苦。”顿瑜在山上，怕也是这样的心境。

雨还在下，山路有些滑，我走得慢。耳朵里仿佛听见灵谷琴社的琴声，又仿佛没有。但我知道，总有一天，这琴声会响起来的。